

291912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 新教育大綱

楊賢江著



01  
73

# 新 教 育 大 綱

楊 賢 江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1961 · 北 京

# 新 教 育 大 綱

楊 賢 江 著

北京市五洲出版业營業登記證出字第 011 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統一書号：7012·500 字數：128 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5 $\frac{3}{4}$

1961 年 12 月第一版

196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8,000 册

定價 0.58 元

## 出版者的話

本书是楊賢江同志遺著，1930年曾經用“李浩吾”筆名，在上海南强書局出版。

著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使革命青年获得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的基本知識，并能在革命的实践中运用。他試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闡述了教育与經濟、政治的关系；揭露了階級社会（特别是資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反动本質；批判了当时中国教育界极为流行的反动教育思想；強調教育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教育必須服从革命的总任务。他还向当时的教师和学生指出，只有团结起来走向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这些論点都是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引伸出来的，当时有极大的战斗意义。

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經有了三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經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目前正在进行宏偉的社会主义建設；我們的祖国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变化；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已經在中国开花結果。本书所闡述的理論和引用的事实当然不能完全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但是书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学的人所需要知道的。因此，我社把本书重行排印出版。

为了帮助讀者閱讀本书和了解著者的教育思想，我們請潘懋元同志写了一篇《楊賢江教育思想簡介》，刊在本书的后面。

在原书中，著者經常采用当时革命书刊中常用的某些詞汇，如称“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为“新兴社会科学”，称“无产階級”为“普罗列塔利亚”，称“资产階級”为“布尔乔亚”等。这些詞汇，重版时只作了必要的注釋，沒有改动。原书中有些論点，重版时酌量删节。

1963/10

(如認為教育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過程，強調教育的生物學的目的，說班級教學跟個性發展有矛盾，把“智力測驗”看做科學的工具等) 或另加說明(如認為自然科學有階級性等；有些在潘懋元同志的文章里指出的缺點就不再另作說明)。原書引用的某些資料，跟當前情況出入較大或者來源有問題的，重版時也都刪去。

本書重版本的校訂、注釋和刪節，主要是由潘懋元同志擔任的；著者的夫人姚韻漪同志參加了校訂工作。

1961年12月

## 序 言

这是一本通俗的教育书，预备给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阅读的。

在我的心目中，我是拿这一类的青年做对象，要向他们讲些关于教育的话；所以这不能是本专门的著作，也不能是本极有体系的《教育学》，而只能是有如底下《绪论》中所说，选出几个要点，加以阐明解剖，让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对教育的正确认识。

同时，在我心目中的这样的青年读者，还该是个有志于社会变革的工作，而希望获得新兴社会科学<sup>1</sup>的基本知识，期能把握理论斗争上的武器，以应用于实践中的。

自然，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线上的青年斗士为目标，要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的。

所以凡有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无论是在学的或失学的，是就业的或是无业的，是有志于教育工作的或不是的，特别是高中师范科学生，小学教师，一部分的大学教育系学生及中学教师，我都希望他们来读一读这本通俗的教育书。

我敢告诉读者：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本充塞着腐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从这儿得到一点新武器；即使你并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见解。我敢保证，我决不使

你失望，假使你把这本书讀了。

即在一般的青年学生，我也希望他們一讀本书，因为他們可以由此覺悟他們現在所受的教育究是种什么性质的。

我再重言申明：这本书的大部分資料，与其說是学术的研究，无宁說是暴露的实话。在这时代，“暴露”正是一种必要的且是有力的武器。讓我們拿这个武器来揭穿教育上的把戏吧！

一九二九，一二，二七，于上海。

李浩吾

# 目 录

序言	1
緒論	1
第一章 教育的本質	5
第一节 教育是什么	5
第二节 教育的本質及其变質	11
第三节 批判几种对教育的曲解	37
第四节 教育的效能	57
第二章 教育的进化	68
第五节 封建社会的教育	68
第六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80
第七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	103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觀	110
第八节 教育与經濟	110
第九节 教育与政治	118
第十节 教师	131
第十一节 学生	144
楊賢江教育思想簡介(潘懋元)	151
注釋和說明	171



## 緒 論

本書的內容：1. 教育的本質；2. 教育的進化；3. 教育的概觀——時下《教育概論》內容之檢查——教育是“宣傳”、是工具——“新”字的意義——問題

根據我在《序言》中所說的旨趣，我來開始寫這本《新教育大綱》的《緒論》。

這兒我所要說的，是本書內容的梗概以及所以選這些內容的理由。

教育這兩個字所包含的內容，原是非常廣泛。舉最顯著的例子，則有教育原理、教育哲學、教育心理、教育史、教育行政、課程研究等等；講到專門，就令畢生單攻一種，也未見得定能徹底；但若說到涉獵，那麼一本教育概論就夠網羅以盡了。

現在這本《新教育大綱》，要說它的性質，既不是教育學，也不是教育史，更不是其他教育上的專著，却是所謂教育概論的一類。

因之，本書的內容大致要分為以下三項：第一，是教育的本質，主要在說明教育的起源、教育的作用及其變態、教育的效能，並糾正對於教育的幾種曲解；使讀者由此可以認識教育的真面目，不致再受腐儒和御用學者的欺騙。第二，是教育的進化，歷敘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迄正在開始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教育意義的變遷，教育制度的更易之事實及其理由；使讀者由此可以明了教育是受他種根本要素的支配的。第三，是教育的概觀，將和教育有

关的几項社会现象(政治经济等)说明它們中間的关系;将在教育上占重要地位的教育者及被教育者,重新估定他們的性质。

正因为教育的内容复杂,門类繁多,我們既不能完全讲到,自然只好就其中的重要者选择几端,加以解剖闡明。

但是为什么独选这几端呢?

这儿,我有正确的理由,不是随便乱选的。

现在让我先来检查一下国内已經出版的教育概論或教育入門一类的书。

它們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可以說大同小异;而且这所謂异者仅仅是章节文句之异,而所謂同者却是根本立場之同。

它們就是这样的:先把教育二字的字义解釋一下,引用《說文》的①拉丁文的②乃至各家的③定义;其次讲些心理与教学、課程与教材,其次讲些学校制度,讲些教育經費;再其次讲些教育学說、教育研究;这样,就完了,就算是本教科书,要供給一般师范生及教育者去学习,去应用了。

然而对于教育意义的变迁,制度的变迁,其理由何在,其作用何在,它們是不讲的。有許多儿童受不到教育,有許多毕业生做了

---

①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② 拉丁文 Educare, 意为引出。

③ 从“教育养成道德习惯使人信天……”,“世界上各物皆随一条永久律而生活,……教育是在使人認識此永久律”,“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使人学圣”起,到“教育是改造人之經驗,使經驗增加意义及其指导后繼經驗之能力”止,这样的定义,都和字义的解释一样,全未說到教育的眞义;反之,只有使讀者得到模糊的观念,而終于为支配階級的教育观念所迷。所以这种解釋“教育”的作用,类乎遮眼法,是掩飾支配階級的階級的偏見与私利的。——參看第一章第二节《教育的本質及其变质》。

游民，其理由何在，其解決法何在，它們是不講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与經濟的关系如何，它們沒有說明。教育这架机器被賊偷了去，当作鴉片来毒害人，它們沒有曉得。反之，它們要說教育如何神圣，如何清高，如何独立，如何公平，如何科学化，如何民众化，乃至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解决民生……一大堆的对教育歌功頌德的丽字美句。

这便是通行的做教科书或参考书用的教育书，这便是数万师范生及教师在研究应用的教育书，这便是般人所承認的教育书！

現在我这本《新教育大綱》，就是要一反乎这样的腐詞濫調，要大声警告讀者：教育这架机器早被强盜偷去了；强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占有着它，运用着它。教育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种“宣傳”，只是一項副产物，只是一批卫士队；教育是商品化了；教育是魔术，也是毒藥；简单言之——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教育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从文明开始以来，只有阶级的教育，没有全人类的教育；只有对立的，教育，没有統一的教育。

为什么我敢如此說？

我有理由。

正因为要說明这些理由，我才选择上述的几端，而把其他許多在一般教育通論或教育入門书上所講到的完全撇开不談。無論在第一部分講教育的本質的，在第二部分講教育的进化的，在第三部分講教育的概觀的，都有这样的說明。

又因为本书是要解剖并說明这些新的見地，新的事实，所以标题上就用得着加上一个“新”字。——請讀者注意：这不是赶时髦的“新”，这乃是說新义的“新。”

## 問 題

- 一、試比較几家大書店所出的教育通論或教育入門一類的書的內容，——假若你能看到那些書的話——問問你自己：“它究竟告訴我些什麼？”
- 二、我說“教育是宣傳”，這話是什麼意思？請你批評。
- 三、我說“教育這架機器被賊偷了去，”你相信嗎？誰是賊？他是怎樣地偷去的？
- 四、你的教育學教師曾告訴你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沒有？
- 五、如果你是師範畢業生，現在正做着教師，你不曾覺得你在學校聽過講的那些教育原理竟是毫無用處嗎？

# 第一章 教育的本質

## 第一节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观念形态与现实基础——教育的起源——科学与实用——教育的实用性——教育学者的妙用——教育跟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变迁的事实——教育和其他观念形态的关系——问题

我不引用《说文》上或拉丁文語源上的字面解釋，也不引用教育名家的定义，我只直接了当地下如此的說明：就是，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one of the fields of ideological labour)<sup>2</sup>，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什么叫做上层建筑或观念形态？这在本丛书<sup>3</sup>的另外几种书籍上，我相信一定是有詳細的說明的。所以这儿不妨說得簡單一点。

照唯物史观來說，社会的经济构造是现实的基础，而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簡言之，就是观念上——的各种形态（即所謂观念形态）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教育就是这样的上层建筑之一，也就是这样的观念形态之一。上层建筑对下部基础的依存关系是这样：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方式（即经济构造）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即上层构造）；“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

或速地发生变革”<sup>4</sup>。

这是新兴社会科学已经确定了的学说，我们可以拿来说明教育在这一点上的性质，实为我们最先所应放在心头的一个根本概念。

至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的解释，正可就教育之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学校来考察。一般的学校，无论是高级，是中等，是小学，都是社会的劳动领域，为赋与劳动力以特种的资格的地方，就是使单纯的劳动力转变到特殊的劳动力的地方。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医生，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律师，更有些人要在这儿学成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所以养成技师的工业学校与养成僧侣的宗教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赋与人们以特殊的劳动力，完成多少专门化的劳动机能之场所。从而学校的构造与学校的分科(商业、工业、师范、医学等等)都是对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熟练劳动力之表现。

这一个教育的定义，就是根据唯物史观所下的。为使读者格外明了起见，不妨再为引伸。

这就该从教育的起源说起。

教育怎样起源的？是根据于什么人性吗？是根据于教育者的意识吗？或是根据于什么天命吗？——即所谓“作之君，作之师”<sup>5</sup>，都不是的。教育的起源并不在于这样玄妙的处所。教育只是一件“日用品”，是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是以这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若说教育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无关，单凭某个人头脑中的思索所得决定，从来就没这样一回事。

浅言之，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农

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識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生活是集体的社会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给与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資料<sup>6</sup>与方法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于社会的經濟构造的轉易。故在原始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奴隶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資本主义社会又是一种教育方式（詳細見第二章《教育的进化》）。

說到教育起源于实用<sup>7</sup>这样的話，有人或許要視為輕視了教育，甚至侮蔑了教育。其实大大地不然。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沒有一种是不由实用而产生，不跟着实用以进步的。譬如号称“純粹思維之学”的数学，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和实用离开得很远，但在最初也是起源于实用的，那就是由于計算东西这一种非常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又如天文学，是太古人类为在广大的平原及沙漠中有定方位的必要，为在农业上有知气候及年月日时的必要而产生的。自然，这些学問，在人类的野蛮时代，尚未形成严格意味的学問，当初不过有点科学的萌芽罢了；至其长成而成立为学問，乃是人类生活上多少有了余裕之后才有的事；即在生产力逐渐进步，人类对于外物能有充分观察及研究的余暇才可办到。所以科学这样东西，最初是当作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以发生，其后直接地或間接地伴着生产力的进步以进步。換言之，科学的内容，是以該社会之技术的阶段即經濟的阶段为基础的。

这样，各种科学完全是由实用以生，伴着实用以进步；教育这件事，本是以传达各种科学的内容为职责，它之不能离开实用，

自是当然的事。

但或者也有人說：在學問的發達上，難道沒有完全離開實用以進行的時候嗎？就是難道沒有所謂“為學問而學問”這樣純粹為滿足知識欲的學問，或把什麼實利或應用全不放在眼中，而只以純粹的學問純粹的知識相追求的嗎？這話可分兩層來解答。

第一，一切科學上的理論自然不一定是直接為實用的；個個的理論不是全然有它的应用方面的。但是無論怎樣純粹的科學理論，在間接方面，一定是充分有實用的意義的。一切的科學知識，就全體言，是社會的有用物；它的局部，雖不一定直接地有用；但在把它視作全部科學知識這把鎖鏈之一環時，就間接有用了。人類社會的工具及機械，沒有一件無用無益；同樣，在人類社會中的學問，也決沒有無用無益的。但何以間接有用，而不是直接有用呢？這是由於這樣起於實用的學問，到了後來因為逐漸分化的結果，分為非常專門的各種部類；在這種部類里面又細細地分成若干小部，於是從事於一個專門部類的學者，除出自己的專門之外，竟可連什麼都不知道。他自身活動的整個範圍和他研究的範圍適相一致，而在實際上应用他的研究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別的專門家。譬如化學這種學問，就有理論化學乃至應用化學的分別。因此，專門家自己竟會設想自己的研究是和實用無關的；殊不知實際上，他的研究結果，還是因為別的專門家的利用或因為廣泛的社會的利用，經過了某種路徑而成為實際必要的產物；而且他的研究本身，在實際上也須以這種實際的必要當作究極的目的，而後才能成立。

第二，我們要知道等到學問形成的時候，凡從事學問——如法制、宗教、藝術、哲學以及科學——的人都是屬於社會的上層階級，就是屬於支配階級——因為不是這樣，他們就沒有余暇來從事；因之，當他們研究以至說明這種學問的時候，必然地反映出他們在社



会阶级上的立场。他们自己承认和实际从事劳动、实际维持社会经济构成的人们（古代的奴隶，中世的农奴，近代社会的工人），完全享受不同的教养，所以他们以为自己从事的事业，和从事劳动的人们的工作，完全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这儿我们可举哲学上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柏拉图的见解为例。在他老先生看来，只有真正的哲人才能认识一种所谓崇高的实在；职匠和工人的子弟是不能达到这种精神锻炼的阶段的。所以他明白地主张哲人政治，以为只有具有政治的科学的的美学的教养的家庭，才能供给一种天才，在受过注意的训练之后，可以充任最高的官吏。柏拉图的这种见解，后来跟了阶级社会的发达而益加展开。就是，阶级社会愈加发达，这种观念上的事业愈加专门化而愈落于社会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之手。因此，连这种学问的本质也愈加被视为和社会的基础构造、社会的实际必要相远离的相分离的部类了。

教育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显然是实用的；教育的历史进展，也适于各时代社会的经济的需要（虽不是全人类的需要）；但自有了所谓教育学者讲什么教育哲学、说什么教育原理之后，竟把本来人人能解的接近实际生活的教育，变成了了不得的精深，了不得的高贵，仿佛惟有哲人才可从事似的。

这批属于上层阶级的教育理论家或教育哲学家，自以为具有高深的理论，懂得玄妙的哲学，所以在他们所“编制”的教育学上的命意措词，必求其高深玄妙，凡平凡通俗的见解字样，都要避去。他们先把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从一般生物区别出来；再把教育事实限制在学校门墙之内，而学校却是“重地，闲人莫入”的；——其实照“学校”两字的拉丁语源来说，它正是惟闲人才能进去的场所。<sup>8</sup>——然后他们安坐在这“无风带”中；来吟味教育的哲学，推敲教育的理论；更令人可佩的还热望把教育学“化成”科学，务必